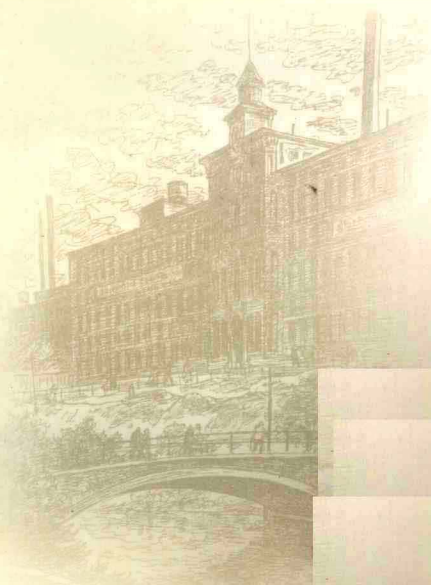


美国的悲剧 (下)

[美国] 德莱塞 著

许汝祉 译



名著名译

MING ZHU MING YI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第三十五章

可是，他买的药并不灵验。由于反胃，由于他的劝告，她没有到厂里去，只是躺在床上，担着心事。后来见不到什么效果，她就从每小时服一粒改为每小时服两粒，不惜以任何代价，企图逃脱那仿佛已经临到她头上的噩运。这样一来，她就非常虚弱，克莱德六点半来的时候，看见她像死人一样脸色惨白，两颊塌陷，又大又惊恐的眼睛，眼珠子特别瞪得大大的，他也真的很难过。很清楚，她这是遭到了急难，而且是为了他的缘故。这害得他既害怕，又替她难过。因为她的情形没有好转，害得他心里很慌乱，还想到万一不灵怎么办，便不免胡思乱想起来。又非得到什么地方进一步向医生请教去！不过到哪儿去呢？怎么找？找哪一个？而且，他自己心里盘算着，万一需要怎么办，他又到哪儿搞得到钱呢？

一时没有旁的好办法，他就必须马上再一次到那家杂货店去，问问看还有别的什么办法，别的什么药，或是别的办得到的什么方法。再不然，到哪里找一个私下做这种生意的医生，出一小笔钱，或是保证按期付款，设法解除这场急难。

可是即便这件事多么吃紧，可以说是悲剧性的事啊，可是一出了房间，他的精神就马上轻松了些。他想起跟桑德拉约好到克伦斯顿家去。他、她，还有别的一些人，约定九点钟在那里照例聚在一起玩，举行一次聚会。可是到了克伦斯顿家，尽管桑德拉也很会逗引，可他的心上还是放不开罗伯塔的病。她的病状就像幽灵似地老是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万一今天在这里聚会的

人——纳蒂娜·哈里特、佩勒·海恩斯、维奥莱特·泰勒、杰尔·杜布尔、蓓拉、贝蒂娜、桑德拉，其中只要有任何一个听到一点点他才亲自见到的那种情形，那怎么办？他进去的时候，正弹着钢琴的桑德拉，虽然回过头来，对他一笑表示欢迎，可是他的心思还在罗伯塔身上。这里完事以后，他必须再去一次，看看她到底怎么样了，要是她好一些，那他也好放心些。要是还没有好，那他就必须马上写信给拉特勒，看有什么办法。

他虽然灾难临头，还是尽管装得很快活，没有什么心事似的，先是跟佩勒·海恩斯跳，然后跟纳蒂娜跳，后来，他一面等机会跟桑德拉一起跳，一面就向那边一堆人走过去。他们正帮忙范达·斯蒂尔猜一个新谜语，他就说信封套里套着的纸片上的谜语，他能找出答案来（这是一种老式的拼字码的游戏，他在佩顿家书架上找到过一本家庭游戏的老书，上面有说明）。他原先本想玩这种游戏，显得自己从容自如，天生聪明，可是今天，他不过是借此暂时忘掉他更大的心事罢了。虽说他先把方法偷偷告诉了纳蒂娜·哈里特，然后由她担任助手，他玩的这套游戏，把别的一些人都蒙住了，可是他的心还并不怎么在这上面。罗伯塔老是浮现在他的眼前。万一她真出了什么事，他不能帮她度过这场急难，那怎么办？说不定她甚至希望他跟她结婚；她对父母、对社会上一般人的舆论，一向怕得那么凶。那他怎么办？他就会失掉美丽的桑德拉，而且她甚至可能知道他是怎么会失掉她的，为什么会失掉她的。不过，罗伯塔要是对他有这么一种希望，那真是太异想天开了。他不会这么干。他也不可能这么干。

有一件事是肯定的。他必须帮她逃脱这场急难。他必须这样！不过怎么帮呢？怎么帮呢？

到了十二点，桑德拉示意她准备走了，并且他要是高兴的话，可以送她到她家门口（甚至进去玩一会儿）。后来，在装点着

大门口的藤棚的阴影下，她还准许他亲了她，并且告诉他说，她觉得他是最最惹人喜欢的人了。春天到了以后，她们家准备搬到十二号湖去住，到时候她打算动动脑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，可以请他去过周末。虽说这样，因为罗伯塔的事这么急迫，克莱德实在担心得不得了，他也就无心充分享受她这种新的爱情的表示。对他来说，这可以说是叫人非常陶醉的，也是他在社会地位方面、在爱情方面，一次新的、了不起的胜利。

他今晚必须把写给拉特勒的信发出去。不过，在这以前，他必须像他刚才答应过的那样，到罗伯塔那里去一趟，看看她到底有没有好一些。然后，明天早上，他怎么也必须到施纳克达特去找那家杂货店。因为，除非她今晚好一些，否则就非得想个办法才行。

这样，当桑德拉的亲吻还在他嘴唇上热烘烘的时候，他就跟她分手去看罗伯塔了。他一进她的房间，她那张苍白的脸、一对痛苦的眼睛就告诉他情形并没有好转。也可以说，她比刚才更坏，更痛苦，服了大剂量以后，她的身体虚弱得更厉害，简直就病得很凶了。不过她说只要她能逃得过，一切她都受得住，说她与其遭那个难，简直宁可死掉。克莱德也理解她这些话的意思，也实在替自己担心，装做有些替她难过的样子。不过，他过去的态度那么冷淡，即便今天晚上吧，还是那么自己走开，丢下她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因此，她就并不觉得他是真的多么关心她。而且，也正是这一点叫她非常痛心。她如今觉察到，他已经不再是真正把她放在心上了，尽管嘴上还叫她不必担心，还说这些东西要是不灵，他大致可以找到更灵验的东西。还说明天一清早，他就到施纳克达特去找那家杂货店里的人，看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。

不过吉尔平家没有电话，加上他白天从来不敢到她房间里来看她，也从不许她到佩顿家去找他，因此，他现在打算明天早

上上班以前，先从这里经过。要是她有什么事，前面两幅窗帘就拉到顶上；不然的话，就拉到中间。要是这样，他就准备打一个电话给里琪，说外里有什么公事得办，然后他就到施纳克达特去。

不管怎么说吧，他们俩全都担心，生怕这场急难会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引起极大的灾害，因此都垂头丧气，胆颤心惊。在克莱德方面，万一罗伯特躲不掉，那他能不能不用某种形式赔偿她的损失而自己就可以脱身，这他还没有什么把握。至于用某种形式赔偿她的损失，可能不只是临时帮帮她的忙就算了，而是要更进一步，说不定得结婚，因为她早已跟他提过，说他答应过要自始至终帮助她的。不过他现在反问自己，他当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实在是什么意思啊。不是指结婚，这是绝对肯定的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跟她结婚，而不过是跟她闹闹恋爱，开开心罢了。尽管他自己也很明白，他那种情急的心理，她在当时是并不了解的。他自己心里不得不承认，她也许以为他当时的心思是非常认真的，不然的话，她就根本不会顺从他的摆布。

可是，克莱德回到家里，把寄给拉特勒的信写好发出去以后，就非常苦恼地挨过了一晚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走过的时候，看见罗伯塔的窗帘垂在中间，他就到施纳克达特去找了杂货店里那个人。可是这一回，这个人并没有说起有什么别的办法，只是说，不妨洗一个热水澡，也就是可以叫人身体更虚弱些。这件事他在第一次的时候就忘了提起。他还说起各种足以叫人虚弱些的运动方式。可是他注意到克莱德不安的神情，并且断定他很担心，就说：“当然你太太跳过一个月，也决不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，知道吧。女人有时候就是这样。反正在第二个月以前，你根本无法断定。不论哪个医生，谁都会跟你这么说的。要是她实在担心，那就让她试试这个。不过，即便这个也不灵，你也不能

就肯定说怎么样了。到下个月,说不定她就没事了。”

这个说法克莱德听了稍微有点高兴,就准备要走了,因为罗伯塔可能弄错了。他自己和她也许是在自寻烦恼。不过,她自以为自己的生性能在各方面考虑得很周到,说不定真正有什么危险,要是等到第二次例假的时候再说,那就不过是徒然耽搁了一个月的时间,什么事都没有做成,这可是叫人不寒而栗啊。他就说:“万一事情不顺利,你知道不知道她可以找什么医生?这件事对我们俩都是非常严重的事,我总想尽我的力量,能叫她免掉。”

克莱德说这些话时的神情、他那种极端慌张的态度,以及宁可找不正当的治疗方法,使这位药剂师起了疑心。按照他的逻辑,这跟服一服药,尽管目的相同,性质是大不一样的。他便用怀疑的眼光对克莱德看了看。他脑子里浮出一个想法,克莱德可能根本并没有结婚。这件事可能只是年轻人的那类事,也就是说,生活很放荡,害得哪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姑娘倒了楣。这样,他的心理就改变了。他不再像当初那样乐意帮助他了,只是冷冷地说:“嗯,这里也可能有什么医生,不过,要是有的话,我倒是一点也不知道。而且,我也不愿意像这样随便介绍人家去找医生。这是违法的。这里随便哪个医生,要是人家发现他做这类事,那就很麻烦。自然,你要是高兴,还是可以自己去找找看。”他很严肃地接着说,一面很怀疑、很仔细地对克莱德看了一眼。他并且打定主意,认为最好别再跟这个人打什么交道。

克莱德就只能把前次买的药又配了一付,回到罗伯塔那里去。她是坚决反对的,认为第一盒既然不灵验,再吃也没有什么用。不过既然他坚持,她也就愿意重新试试这药的效力。克莱德说她这次不舒服,可能只不过是受了凉或是精神不安的关系,这类话只能叫她相信:拿她这件事来说,他是已经再也没有什么

办法了，再不然，那就是这件事对他俩关系之大，他还了解得大大不够。万一这新配的药还是不灵，那又怎么办？他会不会到此为止，撒手不管了呢？

不过克莱德的性格也真怪，他既担心自己的前程，又认为给这么折磨，并且妨碍了他别方面的兴趣，实在不好受。因此，推迟一个月不会有什么大妨碍的说法，反倒叫他乐于等到那时候再说，而且只是漠然地空等。说不定是罗伯塔搞错了。说不定只不过是庸人自扰。他须得看她服了新配的药以后的情况再说。

可是新药还是不灵，尽管罗伯塔为了故意把自己的身体弄得虚弱些，在这急难中还是照样上班。到后来，这一部门的全体姑娘们都对她说，一定是她病得很厉害了，她既然样子很难看，而且明明觉得自己病得很厉害，就不该上班。可是这样还是没有什么效果。而且，克莱德竟然最相信杂货店里的人所说的话，以为一个月不来没有什么关系。这使她更加冒火，也更加害怕。

事实是，在这个急难当中，他不过是一个有趣的事例，说明了愚蠢、年轻、穷困和害怕的危害有多么大。他根本不懂“产婆”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；她干的是哪一类事（这时，莱科格斯的外籍居民区就有三个“产婆”）。再说，他在莱科格斯时间很短，除了社交场中的年轻人、与他断绝了往来的迪拉特，还有厂里几个部门主任以外，他什么人也不认识，此外只是泛泛地认识一个理发师、一个服饰杂货店的老板、一个香烟店的老板，还有其他一些这类的人，据他看来，这类人大多数不是很乏味，就是对他这件事也是一窍不通的。

不过，在他决定找医生之前，有一件事叫他很踌躇，就是谁去找，怎么找。要他自己去找吧，那根本不在考虑之列。第一，他的相貌跟吉尔伯特·格里菲思太相像，他在这里太有名气，而

且可能人家把他看错了，当作是他。第二，他穿得这么讲究，医生要价可能超过他的经济能力，而且还可能提出一些尴尬的问题。要是能通过别的什么人，在罗伯塔去以前先把详细情况说说清楚，啊，为什么不让罗伯塔自己去呢？为什么不呢？她的样子不论什么时候都是那么老实、天真、诚恳，而且足以打动人家的心，而且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，像她现在这末抑郁、沮丧，嗯……。因为，他在心里对自己强辩说，归根结蒂，现在遭遇到这个急难的是她，可不是他，而且这个急难必须马上解决啊。

他心里又想，她去不是价钱好便宜些么？她现在这副模样，神思恍惚，只要他能说服她，让她说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年轻人抛弃了她；至于名字自然她是拒绝宣布的，那末，不论哪个医生，见她这样孤零零的，又这么狼狈，无人照料，那还有谁会拒绝她？也许人家会完全尽义务帮助她也说不定。谁能说得定呢？这样，他就可以从此没有事了。

他就去找罗伯塔，目的在预先留一手，好跟她提出这么一个主张，就假定他能替她找到一个医生；以他现在的处境，还得由她自己跟人家说明一切。不过他还没有开口，她就马上问他又打听到一些什么方法，或是又做了什么事。哪里有什么别的药买么？这就给了他一个他盼望着的机会了，他解释说：“啊，我到处打听了一下；一些杂货店，也大多看了一下。人家对我说，这个要是不灵，就没有什么别的药了。这就弄得我有些束手无策了，除非你愿意去找个医生。可麻烦的是不容易找到，肯想尽一切办法，又肯保守秘密的医生。我跟几个人谈过，自然没有说出是谁，可是在这里就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人，因为他们大家都太胆小。这是违法的，知道吧。不过，我现在想知道一件事：万一我找到一个医生肯这么干，你有没有胆量去看他，把情形告诉他？这一点我要弄清楚。”

她晕头晕脑望着他，并没有怎么弄清他是在暗示说她单独一个人去，以为他当然是一定会陪她去的。她心里很不安地想到，只是必须跟他一起去看医生，就先叫起来：“啊，亲爱的，我们非得像这样去看医生，想起来不是很可怕么？这么一来，我们的事，他就会什么都知道了，不是么？而且，这也很危险，是吧，尽管据我看，总不会比这些破药丸更坏到哪里去。”她接着问了些更详细的问题，譬如他还做了些什么事，经过情形怎么样，可是克莱德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“啊，别为这件事过分紧张，”他说。“这你不会受不了的，我很清楚。再说，要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肯干的医生，就算是运气了。我想要弄清楚的是，假定我找到一个医生，你愿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去找他？”她吓了一跳，不过他还是一点不觉得难为情地往下说：“我在这里的情形既然是这样，我就不可能陪你一起去，这是肯定的。在这里，知道我的人太多了。而且，我跟吉尔伯特太像了，他又是什么人都认识的。要是人家把我当作了，或是当作他的堂兄弟或是亲戚什么的，啊，那就糟了。”他这时的眼色，不只说明他多么害怕在莱科格斯人面前把他的真面目揭穿，而且说明他企图为了她的事扮演一个那么卑鄙龌龊的角色，利用她的急难，自己躲在后面不露面。他现在既然害怕得不得了，生怕万一这个计划不成功，那他就要不得了，因此，不管罗伯塔怎么想，怎么说，他是决心要坚持他这个主张的。罗伯塔这时候只注意到他想让她一个人去，就难以相信地喊起来：“决不一个人去，克莱德！啊，不行，这我干不了。啊，亲爱的，不！啊，要把我吓死的啊。啊，亲爱的，不。啊，我会吓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。你想想，让我一个人试图跟人家解释，我那时候会变成什么个样子。这我实在干不了。再说，我怎么知道应该说些什么，怎么开头？第一次你非跟我一起去不可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还得

由你去跟人家解释。不然，我怎么也不去，至于将来怎么样，我也管不了。”她的眼睛睁得圆圆的，很紧张；她的脸本来流露出她最近以来抑郁、害怕的心思，现在由于坚决反对，连神色也变了。

可是克莱德决不动摇。

“我在这里的情况，你是一清二楚的，伯特。我不能去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啊，万一我给人家看见了，万一有人认识我呢？那怎么办？自从我到这里以后，我到处都去过，这是你也清楚的。啊，以为我能去，那真是糊涂了。再说，你去比我去就好办得多了。你去，尤其是你一个人去，那就没有哪一个医生会当作什么了不起的生意经的，人家只不过认为你倒了楣，又没有什么人帮助你。可要是我去，要是人家刚好对格里菲思家多少知道一些，那医药费就不得了啦。人家会马上以为我有的是钱。而且，要是我事后不照他的意思办，那他就可以去找我伯父或是堂兄，那就对不起，再会吧！那我就完蛋了。而且，要是我现在丢掉了这里的位置，又没有钱，还有跟你这段关系传扬开去，那你就想想看，这么一来，我怎么办？到那时候，我当然没有力量再照顾你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我相信，你一定会清醒清醒，看清楚这棘手的局面。我的名字一牵涉进去，那我们两个人都要发生麻烦。我的名字一定不能牵涉进去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要我不牵涉进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让我跟医生见面。再说，人家对你会比对我更同情一些。你怎么也不能说出我的名字啊！”

他的目光显得很痛苦，可是也显得很坚决。罗伯塔从他的神情看出，他每种姿势都表露出某种无情，至少是某种倔强。这都是他心里害怕所造成的结果。随你怎么说吧，他是要坚决保护自己名字的。关于这一点，她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加以默认为，因此即便是在这个时候，这在她的心里还是占了很重的分量。

“啊，天啊！天啊！”她很慌乱、很悲哀地叫起来。她开始看

到情况愈来愈可怕了。“我真是看不出我们怎么办才好。我真是看不出。因为我实在干不了，就是这句话。一切都是这么无情，这么可怕。我会觉得太难以情，太害怕，一个人决计去不了。”

可是即便是在她这么说的时候，她也开始想到，要是非得这么办，那她也许只好一个人去，甚至也愿意一个人去。因为，此外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呢？他既然这么怕，又有这么大的危险，那她又怎么能逼着他搞垮他在这里的地位呢？跟着，与其说是为了别的目的，不如说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他又说：

“除非钱花得不很多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对付这笔费用哩，伯特。真是不知道怎么对付。我的薪水并不怎么多，知道吧，到现在为止只有二十五美元（迫于形势，终于逼得他对罗伯塔说老实话了）。而且我一点积蓄也没有，一分钱也没有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，这你跟我一样清楚。多半是我们一起花的。而且，要是我去了，人家还以为我有钱，要价就会大到决不是我所能弄得到手的。要是你去，把实际的情形告诉人家，说明你什么钱都没有，要是你说我跑掉了，或是别的什么的，那……”

他踌躇了一下，因为在他这么说的时候，看见罗伯塔脸上，闪过一阵由于这么卑鄙齷齪而引起的羞耻、轻蔑、绝望的表情。不过，尽管他存心这么狡猾，这么糊弄人，环境的压迫，力量可真大啊，她还是认识到他这一套说法不无道理。也许他是把她当作一块挡箭牌、一个假面具，他自己躲在后面，真相不露，她自己也是这样。不过，不管怎么说，可耻虽然是可耻，可是这些阴森的事实还是事实。归根结蒂，形势逼人，难以违抗啊。她听到他在说：“你不必说出自己的真姓名，知道吧，也不必说你是哪里人。我并不打算在这儿附近随便找一个医生，知道吧。只要你跟人家说你并没有好多钱，就只是每星期的工资……”

她非常虚弱地坐下来，心里盘算着。这时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说那套很有说服力的奸计，他那一套说法，其中多半的理由打进了她的心坎。因为，尽管整个这套计谋是那么虚伪，那么不道德，可是，她还是认识到，她自己和克莱德的处境是多么窘迫。尽管她平常总是说真话，对人老老实实，可说到了诚实、拘泥的地步，可是如今显然卷进了实际情况的暴风雨中，平常由道德标准构成的那些航海图、罗盘针，暂时就不管用了。

因此，最后坚持到这么一点：到远一些的地方去找医生，譬如说，乌的加或是阿尔巴尼，不过，在这个条件下，她还是答应她一定去，谈话就到此为止。他因为自己可以不牵涉进去这一点得到了胜利，就至少起劲到这么个程度：想到必须马上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一个医生，好把她送去，这样这场可怕的烦恼就可以烟消云散了。在这以后，她就可以走她的路。而且她当然非得走她的路不可。然后，他既然已经为她尽到了一切的力量，那么，只要事情弄定当了，他就可以走他自己的路，向已经横在他面前的光辉灿烂的前程走去。

第三十六章

几小时，甚至几天过去了，后来，一星期、甚至十天过去了，可是她可以去找的医生在哪里，他却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尽管他跟她说了那么多话，可是他还是不知道找哪一位医生。每小时、每天，对他自己、对她都是同样大的威胁。她的样子、她所问的话，说明了她的急难是多么深、多么重，她甚至有时大吵大嚷。他也急得团团转，找不到什么迅速有效的方法救她的急，差点神

经也彻底垮下来了。哪里能找到一位医生，他可以把她送去，而且有几分把握把她治好啊？又怎么能打听得到他呢？

他把自己认识的人想遍了，后来终于把他惟一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叫做奥林·肖特的人身上。那是个年轻人，在莱科格斯开一家“男用百货商店”，把本市有钱的年轻人作为主要的主顾。据克莱德推想，他是一个在年龄和嗜好方面跟他相近的年轻人。自从他到这里来以后，在指点他现下一般衣着服饰方面，对他一向很有些帮助。克莱德最近注意到，肖特是个很精神、喜欢打听、善于应付的人。除了很能吸引一些姑娘们的注意以外，对他的主顾非常有礼貌，尤其对那些他认为社会地位超过他的人，克莱德也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这个肖特发现克莱德跟格里菲思家是亲戚，为了抬高自己在各方面的地位，就竭力想跟他建立一些融洽亲密的关系。不过，只因为克莱德有他自己的看法，加上他这些高贵的亲戚们的作风，所以至少到现在为止，他还没有认真考虑该不该这么做。不过，他觉得肖特为人很和气，很有用，因此，至少不妨对他表面上和和气气。在肖特这方面，好像也很高兴。是啊，他对人的态度，还是像早先那么殷勤。有时候，还不免有点吹拍。因此，在他所有说得上有亲密关系、也可以说是普通关系的人中间，肖特是惟一的一个了。也许不妨跟他打听、打听，说不定能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吧。

他既然从这个角度想到了他，每天早晚路过肖特那里的时候，就有意非常客气地点点头笑笑。这样至少前后过了三天，然后他觉得在目前急难的情况下，功夫已经下得差不多了，就走进他的店里。不过这第一回是不是就能谈到这个危险的题目上来，他心里还没有把握。他原来打算跟肖特谈的是厂里有一个年轻工人，新近结婚，可能有生孩子的危险，可是力量还够不到，曾找他打听哪里可以找一位医生救救他的急。克莱德原来想增

加进去的比较有趣的一点是，这个年轻人，又穷，又胆小，又不很伶俐，自己不敢说什么，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。此外想增加进去的是，他自己懂得多一些，虽然初到这里，无法指点他找什么医生（这是他后来才想到的一点，目的在让肖特了解自己从来不是毫无办法的，因此，他自己是需要人家帮忙的），可是也告诉过这个年轻人一种临时用的药。依照他编的故事说起来，不幸这药不灵验。因此，就必须找一个靠得住的办法，就是找个医生。肖特在这里时间久一些，而且，他听他自己说过，早先是从格洛弗斯维尔搬来的。克莱德自己心里想，他至少一定会，也可以说是应该认识个把医生。不过为了防止人家疑心到他身上来，他还打算增加那么一句话，就是他原来当然可以跟他那一帮往来的人打听到一个医生，可是情形既然很特殊（在他那一帮人里提到这类事，可能引起他们的闲言闲语），他宁可问问像肖特这样的人，可以特别帮个忙，不致外传。

这一天，刚好因为生意很好，肖特心里非常高兴。克莱德已经走进来，也许是买一条短裤吧，他就开口说：“啊，又见到您了，很高兴，格里菲思先生。您好吧？我正在想，该是您来光顾的时候了。你上一回光顾了以后，我又进了一批货，我来给您看看。格里菲思公司营业顺利吧？”

肖特的态度一向很上劲，这一回尤其叫人高兴，因为他确实喜欢克莱德。不过这一回克莱德因为自己的打算太冒险，心里很紧张，无法装出他平常喜欢装的那种风度。

不过，人既然到了店里，计划好像不得不实行了。他就开口说：“啊，很好。没有什么好抱怨的，我的事总是忙不开，这你也知道。”一面神情不安地摸摸挂在镍架上的领带。他胡诌了还没有一会儿工夫，肖特先生转过身来，把背后货架上玻璃柜子里取下来的几盒非常讲究的领带打开，一面说：“别去看架上的领带

吧，格里菲思先生，看这里的。我要给您看的，就是这些，这点钱对您算不上什么。今天早上刚从纽约运到。”他把六条一束拣了几束，解释说，是最时行的。“在这里，见过这一类货色么？我可以断定，您还没有见过。”他一面微笑，对克莱德瞟了一眼，一面心里想，这么一个年轻人，有好亲戚，不过还不像别的一些人那么有钱，真希望能跟他交个朋友才好，这样自己在这里也就可以有点地位了。

克莱德用手摸摸这些领带，心想肖特的话确实是实在的。不过他现在心里又慌又乱，在盘算或者说话的时候，无法依照原来的计划进行。“确实很漂亮，”他说。一面把领带翻来翻去，一面心想，要是在平时他至少要买两条。“我看我至少买这一条吧，还有这一条。”他拣了两条，提起来，一面心里盘算着，怎样拉扯到他特为来的那件更重要的事情上呢。他心里要问肖特的既然是另一件事，那为什么要买什么领带啊，这么瞎扯？可是，事到临头，又多为难啊，多为难啊。不过他又不得不说，虽然别说得突兀了。他不妨先看看，免得人家起疑心，问问短袜吧。不过，他干吗要问这个呢，他实在并不需要什么啊。桑德拉在最近还送了他一打手帕，几条领子、领带，几双短袜。虽然这么说，他每次决定要开口，肚子里就觉得一阵子往下沉，生怕自己装不来，做得不高明、不自然，不能叫人家相信。一切都这么可疑，这么靠不住，非常可能弄得真相暴露，身败名裂。也许他今晚上无法跟肖特谈开来。不过，他在心里自问，此外哪能有更理想的机会呢？

肖特刚才到店堂后面去了一下，又出来了，脸上露出非常亲昵，甚至是奉承的微笑，一面开口说：“我看见您星期二晚上九点钟光景到芬琪雷家去，是吧？他们的房子、院子真漂亮。”

克莱德注意到肖特对他这里的社会地位确实很看重，说话

的时候，充满了仰慕的心理，还带点拍马的意思。这么一来，他马上精神起来。他体会到人家既然有这么一种心理，那就不管他说些什么，这个对他仰慕的人出于肃然起敬的心理，一定会理解得至少跟平常有点不一样。他看了看短袜，认为买一双至少问起话来方便些。他接着说，“啊，想起来了，真是差点忘了。有件事我老想问你。说不定我想知道的这件事，你可以告诉我一点。厂里有个伙计，一个年轻小伙子，结婚不久，我看，大致四个月吧，为了老婆的事有点小麻烦。”他踌躇了一下。因为他注意到肖特的表情稍微有点变化。因此，他这次能不能成功，还没有把握。不过话已经说出口，也就没有法子往后缩了。他就不安地一笑，接着说：“人家老是有麻烦就来找我，我真不知道什么道理。不过，也许人家以为这方面的事，我应该多知道一些吧，”他又是一笑，“问题倒是我在这里也是陌生得很，就有点给愣住了。不过，我想，你在这里待得比我久一些，我就想不妨问问你。”

他说话的时候，态度尽量做到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心里却认为这一着实在是错了，肖特肯定以为他是个傻瓜或是个疯子呢。不过，在肖特方面，虽说被这个问题的性质吓了一跳，认为由克莱德嘴里说出来，并且是对他说的，可有点怪。他也注意到克莱德突然显得拘束、有点不安。不过想到人家这么信得过他，把这么棘手的事也告诉他，因此就马上恢复了刚才从容谦和的态度，一面回答说：“啊，当然喽，要是我有什么地方能帮您一些忙，格里菲思先生，我只有高兴，说下去好了，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嗯，这么一回事，”克莱德接着说，对方热烈的反应把他的精神提了提。不过他声音放轻了些，为了让这个可怕题目能有一些隐晦的气氛，这也是理该如此的。“他老婆两个月没来了，他还养不起小孩，又不知道怎么能弄掉。上个月他来找我，我告诉他试试一种药，这药通常总是灵验的。”他这么说，目的在

叫肖特有一个印象，就是在这类情况之下，他自己有的是主意，有的是办法，这么一来，可以叫人家不致疑心到他的女朋友身上。“不过啊，我看，他弄得不得法。总之，他现在为了这件事很着急，想找一个肯替她想办法的医生，知道吧。不过我自己也不认识这里的医生。来了不久啊。要是在堪萨斯市或是芝加哥，”他乐得插那么一句，“我就有办法了。我认识那边三四个医生（为了加深肖特的印象，他装得会意地一笑）。可是在这里，情形不一样啊。要是我向我那一帮人打听的话，一旦传到亲戚耳朵里，他们就会误会了。不过我想到要是你知道有什么人，你一定会告诉我的。我原来也不想惹这个麻烦，不过我也替这个家伙担心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主要因为肖特显得乐意帮助，很注意听着的样子，他自己脸部的表情，就比刚开始的时候有信心得多了。在肖特这一方面，虽然还是觉得诧异，可是也很愿意尽他的力帮点忙。

“您说现在已经两个月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还有您说的那个玩艺儿不灵验，是吧？”

“不灵验。”

“这两个月她又用过了，是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嗯，这就很糟，肯定是这样。我看肯定很糟。问题是我在这里也并不很久，格里菲思先生。我不过一年半以前才把这地方盘下来，要是在格洛弗斯维尔的话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好像跟克莱德一样，也考虑到详细谈这类事是不是聪明。不过隔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不管在什么地方，这类事情总是棘手的，知道吧。医生总怕引起麻烦。不过，在那一边，我有一次确实听到过